

從西奈撤退看中東未來局勢

石樂三

一、前言

被佔領十五年之久的西奈半島，以色列卒能遵守和平條約，而於四月二十五日全部交還埃及。這是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以來首次從其佔領的阿拉伯土地撤退，也是以色列在一九五七年蘇彝士運河戰爭後第二次從西奈沙漠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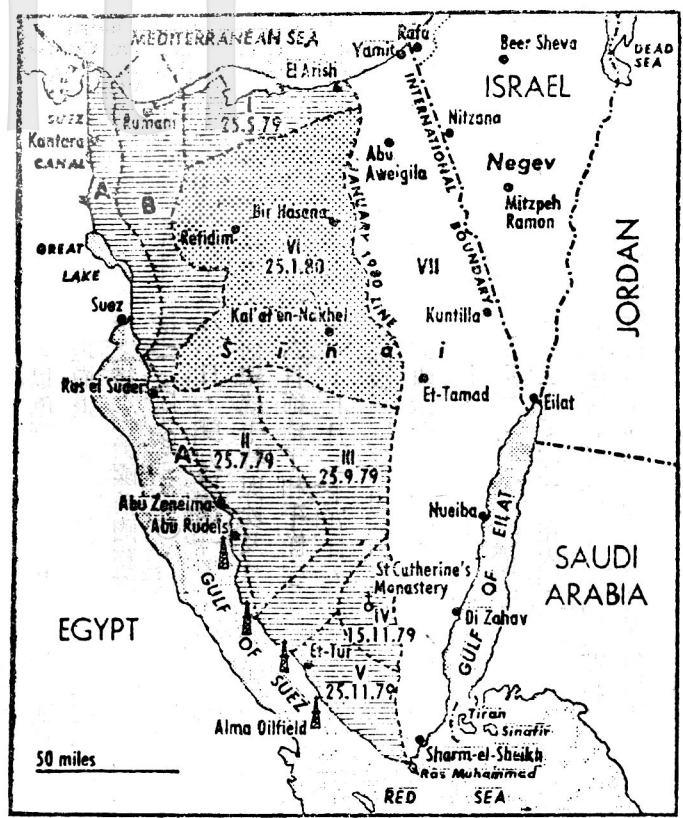
溯自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之後，在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的穿梭外交努力下，以、埃雙方曾於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初次達成一項隔軍協定(Disengagement Agreement)，以色列隨即開始從蘇彝士運河東岸(包括阿布魯迪斯油田——Abu Rudeis oilfield)撤軍；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雙方更進一步達成了另項隔軍協定，於是，以色列又在西奈完成了第二次的撤軍行動。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美國前總統卡特與埃及故總統沙達特及以色列總理比金簽署了大衛營和平協定。根據這項協定，以、埃雙方又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締結了和平條約；同年五月二十五日，以色列先將西奈北部沿地中海地區交還給埃及，主要包括西奈省會艾瑞希(Ei-Arish)；七月二十五日，以色列再交還西奈中南部地區；十一月十五日及二十五日，以色列相繼交還了西奈的南部地區，包括重要的阿爾瑪油田(Alma oilfield)；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又繼續從西奈北部中央地區撤退；最後於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從西奈全部撤退，完成了以色列先後九次撤出西奈沙漠的歷史任務。(見附圖)

在以色列完全撤退西奈後，美、以、埃三國簽署了一項非軍事化中立地區協定，即在兩個地區內設置多國部隊及觀察員(multinational force and observers)：一個設在地中海上的國際邊界的北端，一個設在沿迪蘭海峽一帶(Strait of Tiran)，包括戰略要地夏姆錫克(Sham el-sheikh)在內。

這支多國部隊是用來證明，在國際邊界上的埃及一邊及艾拉特灣(Gulf of Elat)沿岸，埃及確能遵守非軍事化地帶的規定，並能確保穿過迪蘭海峽的航行自由；同時多國部隊及觀察員也必須證明，在國際邊界上的以色列領土的一邊，以色列能遵守協定所限制的駐軍名額。

以色列撤退西奈地圖



Israeli withdrawal from Sinai: Horizontal shading A includes areas recovered by Egypt before 1979, and B shows buffer zone created in 1975. Stages of withdrawal accomplished are indicated I-VI, with dates. VII indicates the area returned to Egypt yesterday.

二、以、埃間的微妙複雜關係

自以、埃締結和約以來，由於阿拉伯與猶太兩大民族主義之間的積怨已深，誠非一時所能化解；加以以色列漠視國際公法，先後兼併了東耶路撒冷及戈蘭高地，雖然以色列與埃及建立了外交關係，但是無論在文化、經濟、觀光事業各方面，均未臻正常化的境域。

就商務關係而言，在過去兩年中，埃及自以色列輸入貨物的總值不過二千萬美元，而以色列一年之間由埃及購進石油的價額

該多國部隊是由十一國所組成，其兵力共為二千六百六十九名，其中美國一千二百名，法國四十名，英國三十五名，荷蘭一百名，意大利八十八名，澳大利亞一百零五名，紐西蘭三十五名，斐濟 (Fiji) 五百名，哥倫比亞五百名，烏拉圭七十名，挪威四名^①。

無疑地，西奈的歸還埃及，已為以、埃之間的和平展開了新頁，但今後，中東和平仍須視兩國關係的進展而定。本文的目的，是在探求以、埃之間的現存與未來關係，大衛營協定第二階段的巴勒斯坦自治問題，埃及重返阿拉伯陣營問題，以及中東未來局勢的可能演變等重大問題。

註① The Times, London, April 25, 1982.

已達五億美元。就觀光人數而言，在過去兩年中，以色列人前往埃及觀光者約八萬名，而埃及人赴以色列觀光者僅有兩千名，且其中多為政府官員。因此，以色列政府認為，埃及在推動兩國正常化關係上一直在緩慢進行之中^③。

去（一九八一）年十月間沙達特遇刺殉難之後，以、埃關係開始邁入了新的轉捩點。穆巴拉克總統雖曾表示，埃及將繼續執行沙達特的外交政策，並保證埃及將不可能與以色列作戰；但事實上，這位新總統似有逐漸修正其外交政策的跡象，這自然會使以色列感到不安，因恐以色列完全撤出西奈半島之後，埃及總有一日將與阿拉伯世界結合起來，進而形成一個強大的集體力量，這自將對以色列發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在以色列依限交還西奈半島的同時，約旦國王胡笙曾在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電文中稱：「我們感激埃及總統遵循阿拉伯歷史的立場，以及對埃及領土主權的維護，並且不斷為巴勒斯坦權益而犧牲。」穆巴拉克在答覆胡笙的電文中表示：他深盼繼續進行此項和平任務，以便為阿拉伯人爭取權益。摩洛哥國王海珊二世也致電穆巴拉克，對埃及成功的收復了西奈領土主權表示稱讚。這兩個阿拉伯王國，均曾因埃及與以色列簽署了和平條約，而於一九七九年與埃及斷絕外交關係，迄今尚未恢復。

在以色列四月二十五日撤出西奈前夕，忽然發生了兩件波折。比金政府要求正在調解西奈邊界爭端的美國副國務卿史托賽爾（Walter J. Stoessel）設法予以解決，並表示在未獲解決前，以色列不克依限自西奈半島撤退。

第一件波折是解決塔巴（Taba）邊界爭端。發生爭端的地點是在塔巴邊界的一千平方公里地帶。塔巴位於阿卡巴灣北端，距離以色列的艾拉特（Eilat）以南五英里處。以色列與埃及簽訂和約後，便在塔巴興建了一所觀光大旅社。埃及認為，塔巴是大英與奧圖曼兩大帝國於一九〇六年所劃定的國際界線，自應連同西奈一併歸還埃及。以色列則堅持塔巴是屬於艾拉特之部分領土。在兩國爭執的情形下，美國特使史托賽爾赴中東從事穿梭外交，結果使以、埃雙方達成了三點臨時協定^④：以色列部隊仍按照原定計劃如期撤退到埃及所承認的一九〇六年國際界線；由多國和平部隊駐在以、埃雙方爭執的地區；以色列停止其正在塔巴興建的工程。雙方同意在史托賽爾直接參與下，依照以埃和約第七條規定，繼續舉行談判，俾以協調及仲裁方式解決該項爭端。第二件波折是以色列認定埃及違反和約問題。以色列總理比金要求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就三項問題用書面答復^⑤：第一，開羅必須制止埃及不斷對以色列的一切敵對論調。第二，以色列發現由埃及境內私運軍火經過西奈輸往加薩走廊情事，助長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極端分子的叛亂行動。第三，以色列也發現埃及不遵守和約規定，而擅在蘇彝士運河東岸增加駐軍人數。同時比金也要求雷根總統予以書面的答復。

註③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May 3, 1982, p. 24.

註④ Cairo, Egypt, April 26, 1982 <AFP>.

註⑤ Jerusalem, Israel, April 16, 1982 <Reuters>.

在獲得埃及與美國總統的圓滿書面答復後，以色列政府遂於四月二十一日正式宣布，比金內閣一致決議以色列將依照和約規定的「目標日期」完全撤出西奈半島。這兩大波折隨之平靜。

從目前情勢看，以、埃之間的關係至爲微妙，而兩國領袖階層且存有互不信任的心理。以色列懷疑，埃及恢復西奈半島主權後，將肆無忌憚的展開其重返阿拉伯陣營的活動，勢必滙成一股不可抵擋的洪流。這將對以色列構成嚴重威脅。更使以色列不安的是，穆巴拉克總統竟然拒絕了比金總理的邀訪耶路撒冷，這顯然否定了耶路撒冷爲以色列的永久國都。

埃及則擔憂，以色列的領土擴張主義，如不斷增加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屯墾區，以機濫肆轟炸黎巴嫩巴勒斯坦難民營，以及先後吞併了耶路撒冷與戈蘭高地等種種行動，都會給中東帶來新的戰爭危機。最近比金政府在宣布以色列自西奈撤退的同時，並決定不再從任何被佔領的阿拉伯領土撤退，這充分證明它將進一步兼併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兩地區。以色列此舉，無異破壞了大衛營和平架構第二階段的和平過程，自然會影響以、埃兩國未來關係的發展。因此，我們敢斷言，除非以色列改變其佔領政策，並從其佔領的阿拉伯土地撤退；否則，不但以、埃兩國關係難有改進的可能，同時中東和平也永無實現的希望。

三、埃及重返阿拉伯陣營的觀測

自一九七九年埃及與以色列簽署了和平條約以後，立即激起了阿拉伯世界輿論的沸騰，紛紛對沙達特總統加以猛烈抨擊；而以敘利亞爲首的「阿拉伯抗拒陣線」(Arab Rejection Front)，包括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南葉門及巴解組織，且以出賣阿拉伯人罪名加諸沙達特。

當時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應強硬派阿拉伯集團的要求，在巴格達召開阿拉伯高峯會議。會議是由伊拉克總統胡賽因主持，特別就埃及與以色列簽訂和約問題提出討論，結果一致通過所有阿拉伯國家與埃及斷絕外交關係，而且對埃及實施政治與經濟上的制裁，以及將阿拉伯聯盟總部從開羅遷至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

除了蘇丹、索馬利亞、奧曼三國外，其他十八個阿拉伯國家及巴解組織，均相繼與埃及斷絕了外交、經濟、軍事關係。這不但使得沙達特頓然失去其在阿拉伯聯盟的領導地位，而且在阿拉伯世界中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困境，其損失之大，是無法估計的。

尤爲不幸地，沙達特在國內也招致了極端派回教基本理論者(Muslim Fundamentalists)的仇視，而於去年十月間慶祝中東十月戰爭的閱兵大典中，遭遇了被刺身亡的悲運；但埃及終能兵不血刃的從以色列手中收回了西奈的全部失土，不啻爲埃及歷史寫下了新頁。

穆巴拉克繼任埃及總統後，爲了緩和阿拉伯國家對埃及的敵對，曾開始採取若干的因應措施，其中包括要求國內新聞界停止

對阿拉伯國家的抨擊言論，以及減少埃及在與利比亞邊界的駐軍人數，以示對利比亞強人格達費的好感。穆巴拉克採取這一系列的措施，其動機無非想化阻力為助力，以達成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的目標。

今年二月間穆巴拉克應邀訪美，並與雷根總統舉行會談，兩人曾就中東問題交換意見。穆巴拉克特別強調巴勒斯坦是中東問題的核心，沒有巴勒斯坦，就沒有中東和平；他呼籲美國接受一項以自決為基礎的巴勒斯坦「國家實體」(National Entity)的建議，並且促請美國與巴勒斯坦人作「面對面」的談判，以尋求中東和平；他更要求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互相承認與接受」。穆巴拉克能把握巴勒斯坦為中東問題的核心，顯然是預先為埃及將來重返阿拉伯陣營而鋪路。

埃及擬重返阿拉伯世界，無論在整體或個體方面，是絕對需要的，也是刻不容緩的事。

在整體方面，自從埃及脫離阿拉伯陣營以來，阿拉伯聯盟中失去了一個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因之以色列利用此一弱環，乘虛而入，乃於一九八〇年與一九八一年之間，連續吞併了耶路撒冷聖城及戈蘭高地。以色列更利用阿拉伯軍事弱點，毫無隱瞞地，於一九八一年夏季出動了大批噴射式轟炸機羣，一舉摧毀了伊拉克的原子爐，並連續空襲貝魯特郊區的難民營，結果造成了數百名平民及巴勒斯坦難民的傷亡慘劇。當時，埃及因對以色列有條約束縛，且以西奈半島尚未完全收復，故不敢遽然對以色列採取任何強硬的行動。

此外，以色列還利用波斯與阿拉伯兩大民族間的裂隙，而在波斯灣兩伊戰爭中趁火加油，不斷以武器彈藥輸往伊朗，使後者將來戰敗伊拉克推翻胡賽因政權後，能夠繼續向波斯灣地區伸張什葉派宗教勢力，以便擊破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各產油國王權。果能如此，則以色列便可坐收其漁人之利。

穆巴拉克鑒於事態的嚴重，最近已向伊朗何梅尼政權提出了警告，謂埃及絕不容許伊朗入侵波斯灣地區；同時他也不願埃及與伊拉克之間的前嫌，而在波斯灣戰爭中不斷以軍火提供伊拉克。

在個體方面，埃及乃一貧瘠沙漠國家，可耕地面積極為有限，且受人口過剩壓力，而出生率又甚高，在全國總人口四千三百萬中，每十個月便可增加百萬人口。更由於遭受四次戰爭，尤其是中東十月戰爭的影響，已使埃及民窮財盡，國家瀕臨破產邊緣。在沙達特時期，埃及的財政經濟，幾乎全賴阿拉伯產油國家、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的援助；但自阿拉伯國家紛紛與埃及斷交之後，此項援助已告完全中斷，以致埃及經濟狀況更為險惡。

現在西奈雖告收復，但仍亟待重建之中。半島面積二萬三千方英里，人口約十八萬，多賴遊牧維生。穆巴拉克政府擬將半島人口增加到二百萬人，並計劃投資一億美元，以資興建半島道路及其他擴建機場等工程^⑤。此外，尚須完成沙達特的西奈綠洲計

註⑤ 同註④。

劃：汲引尼羅河水灌溉西奈北部一帶，使其變為沙漠中的綠洲；但由於經費問題，此項計劃一時尚難完成。埃及如能重返阿拉伯陣營，阿拉伯產油國家必能恢復其對埃及之經濟援助，沙達特的綠洲計劃則可望順利完成了。

總之，埃及收復西奈之後，其與溫和派阿拉伯集團恢復邦交的機會大增，正如穆巴拉克總統最近在埃及國會發表演說時指出^⑥，他將毫不猶豫地逐漸尋求補救埃及與阿拉伯世界中斷的外交關係；但不考慮與極端的利比亞和敘利亞恢復邦交，因為這兩個誓言要阻止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

四、大衛營協定第二階段談判的演變

繼沙達特於一九七七年往訪耶路撒冷敲開和平之門以後，卡特政府遂行展開了中東和平外交，而於一九七八年九月邀請沙達特及比金訪美，且在大衛營舉行三巨頭會議，結果達成了一項歷史性大衛營協定，其中含有埃及、以簽訂和約及中東和平的兩項和平架構（Framework for Peace in Middle East），旨在以和談方式解決西奈半島及西岸與加薩的巴勒斯坦問題，進而廣泛解決其他中東問題，包括戈蘭高地甚至黎巴嫩問題。

基此協定，沙達特與比金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在白宮正式簽署了埃及和平條約。隨後，在美國直接參與下，埃及、以雙方代表便開始第一階段談判，討論以色列從西奈逐步撤退問題，並決定於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作為以色列最後撤出西奈之「目標日期」（target date）。比金政府卒能信守條約，並依限從西奈作全面的撤退，完成了第一階段談判的任務。

埃及、以雙方代表，也在美國直接參與下，於一九七九年五月間按照大衛營協定所訂第二階段程序，開始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依照大衛營中東和平架構，美、埃、以三方均同意給予西岸及加薩一百三十萬巴勒斯坦人「完全自治」（full autonomy）的權利，並在這兩地區選出一個為期五年的自治政府，一俟過渡期間屆滿，再行決定巴勒斯坦人的未來政治地位。於是，埃及、以雙方代表在兩國境內輪流舉行該項自治談判。

惟埃及、以開始談判以來，迄今已逾三年之久，時斷時續，始終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其主要原因，是由於雙方一開始就在自治定義上發生了歧見：以色列解釋自治定義，係「半自治」，而非「全自治性的」，所以只能給予巴勒斯坦人的一種行政權利。埃及則堅持給予巴勒斯坦人的立法、行政及司法權利，以符合大衛營和平架構的「完全自治」原則。

此外，在大衛營和談中，三國領袖曾對屯墾區問題達成默契：在巴勒斯坦自治談判開始後，以色列將不再於西岸及加薩設置

新屯墾區；但比金政府竟不顧信守，而打破這項默契，且仍在該兩地區內不斷設置新屯墾區。尤有甚者，以色列國會於一九八〇年通過了一項法案，決定兼併耶路撒冷，並將其作為以色列的永久國都。

卡特與沙達特咸認，以色列在佔領區內設置屯墾區是非法的；同時卡特也堅決反對以色列改變耶路撒冷的原狀，但可惜他未能當機立斷，強行制止比金的專橫跋扈，因而一誤再誤，終於失掉了巴勒斯坦自治談判的機會。

雷根政府表示，美國對中東政策，仍將信守大衛營協定，並繼續在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中扮演「完全參與者」(Full partner)的角色。為明瞭中東的實地情況，雷根總統最初指派海格國務卿赴中東四國訪問，並勸使約旦參與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但遭到胡筭國王的嚴拒，因為約旦根本反對大衛營協定，而且認為這項協定不能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一九八一年十月下旬，埃及、以色列與美國代表在特拉維夫恢復巴勒斯坦自治談判，這是沙達特遇刺後的第一次會談。經過九天會談的結果，由於埃及、以雙方對自治定義問題仍各持己見，且在耶路撒冷、屯墾區以及西岸用水各種問題上，又互不讓步，終於導致了又一次的失敗。

今年初，海格國務卿任命費班斯克(Richard Fairbanks)為中東和談特使。五月初旬，費氏銜命前往中東從事穿梭外交，促請埃及、以兩國再度恢復巴勒斯坦自治談判。這位新特使已向兩國政府提出一項新建議：美國為了改善談判環境，希望能將巴勒斯坦自治談判地點易地在華盛頓舉行。埃及表示贊同；以色列則堅決反對。但比金總理並不反對會談在耶路撒冷、開羅、華盛頓舉行；穆巴拉克總統則堅決反對以耶路撒冷為談判地點，因為國際向未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而且在過去多次談判中，從未在耶路撒冷舉行任何談判。

如今，巴勒斯坦自治談判，橫生枝節，費班斯克特使能否說服比金政府接受美國的上項建議，以打破新的談判僵局，胥視華盛頓有無決心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為斷。

然而，雷根政府如願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則非另邀約旦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參與談判不為功。理由是：西岸原屬約旦領土，目前西岸巴勒斯坦居民仍遵守約旦法律，並接受胡筭政府的財政支援；巴解組織在西岸的影響力頗大，而且它被阿拉伯聯盟承認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更重要的，巴解組織早已成為聯合國觀察員，且派有常駐聯合國觀察員。因此，歐市各國均主張巴勒斯坦人民及巴解組織參加中東和平談判，並承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權利。

五、國際輿論對西奈撤退的反應

對於以色列交還西奈半島一事，國際輿論表示重視。茲介紹兩篇報紙社論如下：

從西奈撤退看中東未來局勢

四月二十六日出版的「華盛頓郵報」社論——「一項有待完成的任務」(A Job to Finish)略稱：

「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島顯示，中東和平露出了曙光。但以色列與埃及的和平不過是大衛營協定的一半，其餘一半的巴勒斯坦問題尚待解決。以色列覺得它與埃及的節奏，使它在在大衛營架構中有權控制巴勒斯坦問題，因而以色列為西岸的猶太人屯墾區霸佔了巴勒斯坦土地及用水，妨礙了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的趨向，以及提供了薄弱的『自治』來使巴勒斯坦居民成為馴良者。換言之，比金已從他所承諾的大衛營協定退却。這項協定很明顯表明了五年的『完全自治』，在這一過渡期間，將引導巴勒斯坦人進入『最後狀態』的談判，其狀態包括邊界及爭執的土地。」

「站在以色列的立場，巴解組織被認為是恐怖主義組織；但是，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有各種不同方面，也有其不同的趨向，就好像猶太民族主義一樣；而比金却一筆勾銷了這種事實，並意圖把巴勒斯坦人推向很遠的邊緣。」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紛爭，製造了緊張，使得此一重要地區經常有發生戰爭的危機；同時也使得美國與該地區每個國家，不祇以色列一國的關係更趨複雜。目前美國的中東政策，是過於保護以色列，以支持其不惜一切代價來壓制別國人民，這是不適當的、不公正的、不必要的。」

「比金簽署了巴勒斯坦人『完全自治』協定，讓他親自與華盛頓解釋該項自治定義。由於美國認定以色列佔領區的猶太人屯墾區是有害和平過程，所以期望比金立刻把這些屯墾區予以終止。試問當比金故意撤消『完全自治』承諾時，美國為何堅持不與巴解組織談判？美國又為何不使用對以色列的援助作為槓桿？因為那只是戰術問題，而不是原則問題。」

「的確，以色列是美國盟友；但我們需要告訴一位朋友，他應該瞭解相互間的義務。讓我們不要徘徊與呻吟於複雜的阿、以問題之中，也不要顧慮解決此一問題的若何困難。那是一個司空見慣的問題，無論在解決方面如何困難，只要美國能認真和公開去做，終將獲致進展的。」

同日出版的「紐約時報」社論中以「和平沙漠」(Sand for Peace?)為題指出：沙達特已逝世。其繼承者似乎更有決心結束埃及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孤立。穆巴拉克總統未曾讓巴勒斯坦人否定埃及與以色列的交往，但他也未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採取獨裁外交。此項和平將逐漸增進，否則，終將趨於枯萎。倘若失去這項和平，以色列和埃及子孫的流血將是不可避免的；縱然是「冷戰」也會毀壞兩國的經濟。

社論中又指出，比金總理認為，西奈撤退是以色列最後一次領土的讓與。在他的一生中，以色列保有西岸與其安全是有連帶性的。若此，在一年或二年內，西岸將會變為以色列的領土。但是，比金的這項行動必將遭到巴勒斯坦人的誓死反抗，而以色列必須獲得美國的支持，始能遂其所願。不過，美國是大衛營協定的簽字國之一，而且有權在巴勒斯坦人「完全自治」定義上加以仲裁，使比金勿將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與巴勒斯坦的政治與領土權利連在一起看待。

最後在結論中指出，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中東經過四次戰爭。如今以色列仍冀圖以其領土的大小與安全相結合，以色列須知它在每次戰爭中都付出了最高的代價。新和平的深度不是依賴再放棄的領土大小，而是依賴許多方面的視線寬度。亦即：遠大的眼光與寬宏的胸襟。

六、中東未來局勢

在以色列最後撤出西奈半島以後，埃、以、美領袖們均強調，三國政府堅定信守大衛營和平協定，繼續尋求早日恢復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以期完成第二階段和平架構的談判任務，進而試圖全面解決中東問題。穆巴拉克總統且願促請其他阿拉伯國家參加未來的中東和平談判。

然而，自以色列這次撤出西奈之後，爲了補償其歸還西奈所受之損失，以色列國會遂行通過了一項決議案，聲明以色列決定再不放棄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地區，以及在該地區設置的猶太人屯墾區，以表示以色列保有該地區之領土的決心。

比金總理復於五月三日向以色列國會發表演說時表示，在將來與阿拉伯國家舉行和平談判時，以色列政府將拒絕任何巴勒斯坦建國、巴勒斯坦人自決，或拆除其在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所設置的猶太人屯墾區之建議。

以色列這兩項措施，已使未來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變得更爲複雜與艱苦。預料此項談判終將再度遭到失敗之命運。一旦談判歸於絕望，或將導致下列數種局面：

第一、促使埃及早日重返阿拉伯陣營，以共同策劃解決整個中東問題。以色列則將陷於孤立地位。

第二、阿拉伯國家將主動展開和平攻勢，並將隨時提出沙烏地阿拉伯的八點和平計劃，以代替大衛營和平架構。阿拉伯溫和派集團對此項計劃均同意接受；穆巴拉克總統較早以前也表示願意全力支持。

第三、美國雷根政府可能參酌沙烏地阿拉伯的八點和平計劃，或歐市九國所提出的中東和平方案，另行提出一項折衷和平方案，作爲全盤解決中東問題的藍本。

總之，今後中東和談情勢，其王牌握在美國之手，而非以色列。倘若雷根政府不能爭取主動，積極推展中東和平外交，而聽其自然發展，則必將助長比金總理的聲勢，加速以色列進一步吞併其現仍佔領的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土地，則中東前途勢將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如前卡特總統的中東和談特使林諾威茲四月二十三日接受訪問時所說：「雷根政府處理巴勒斯坦自治問題的步調太過緩慢，因而失去了卡特時期所獲致的衝力。現在就時間而言，實不利於中東和平，其情勢之險惡，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除非雷根總統能把握時機，立即加以緊急處理，否則，中東前途將不堪設想！」

一九八二、五、二四、完稿